

已是人间不系舟

□ 陈志宏

走人间,好比舟行水上,凭风借水,欸乃一声,已过万重山。至要是方向,偏与离都会招来烦恼无数,人生一地鸡毛。不管水路还是陆路,前方都是好路,就看脚往哪个方向迈。指南针没安在双腿上,而是藏在心里,隐于灵魂。

舟若有灵必是漂,漂才亮;人之灵魂为善,善才良。

孟浩然诗云:“潮落江平未有风,扁舟共济与君同。”人与舟之缘,在行,出发在渡口,终点在天涯;人与人之间,在修,静修于日常,通达在未来。同舟共济,是千年修来的缘分;同床共枕,历经万年修行,方能得来。缘分不能说,一说就破。

我的舟在哪?我的人又在何方?现实的迷雾模糊了视线,看不真切了。

《边城》翠翠家的渡船载的是乡里乡亲、世间纯净及乡民的淳朴;尼泊尔拉普提河上的独木舟运的是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和休闲时光;南昌抚河故道上,那艘泊于沿江路1号的双桨渡船,背负着我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。

舟上的日子,阳光很亮,时光不朽,

与真淳同流。《诗经》云:“泛彼柏舟,亦泛其流。”游移的小舟好似少年飘忽不定的心思,堪比少年维特之烦恼。何以解忧?且随舟漂远。

世上没有平复不了的心情,就像没有不散的宴席、不消的虹。没有你见不到的人,只要你想;没有你到不了的地方,只要你愿意。就算遇到过不去的坎儿,碰到让你绝望的人,还有那得不到的爱,也不用慌,搁它几日数月几年,回头再看,“舟到桥头自然直”。还是那句俗话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丈夫丈夫,一丈之内是夫,一丈之外呢?且莫管!人不管,心还在,正如不系舟也跑不出水去。至亲如夫是这样,至友至爱,莫不如此。

唐代司空曙诗云:“钓罢归来不系舟,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然一夜风吹去,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舟不系,也漂不出芦花,因为离不开那一汪浅水,那里有它倾迷的温柔和爱恋。

庄子云:“巧者劳而知者忧,无能者无所求。饱食而遨游,泛若不系之舟,虚

而遨游者也。”不系舟,无牵绊,舟不系,无挂碍,如是,自由才像云雾一般,满天漫地。对庄子之自由心态,白居易景仰有嘉,赋诗一首,致敬前辈:“岂无平生志,拘牵不自由。一朝归渭上,泛如不系舟。”舟不系,看似放舟自由,实则将自由归还于人。

人到中年最怕看不透,忙忙碌碌,蝇营狗苟,到头来,松开紧握的双手,里面空无一物。不妨学学陶渊明,阅尽人间炎凉,尝遍世道沧桑,胡不归?归去来兮!出走大半生,归来仍有一颗少年心。

沧桑染青丝,白发复清纯。

人到中年,莫名地迷上宋代张孝祥的词:“已是人间不系舟,此心元自不惊鸥,卧看骇浪与天浮。”这种境界,才是为我这样两鬓霜白的人量身定制的。已是人间不系舟,独自横卧野渡,闲看天边云卷云舒,纵风高浪急,且当缤纷落英看。一颗不羁心,就像万里云水吹不散那叶不系舟。喜欢这样的人,也喜欢这样的人性。

——摘自《人生感悟》

生活

人物

外场的老舍

□ 李鹿

1950年6月,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。这个职位的确非他莫属,不仅因为他文学成就高,也因为他人缘好。如林斤澜所说:“傅雷是个书呆子,老舍先生可不是。他是很‘场面’的人物,有老北京那种外场本事。”

所谓“外场本事”,就是三教九流都能交往。老舍的客厅并非文人雅士专属的高端沙龙,对待朋友,老舍没有贵贱之分。据给老舍按摩治腰腿疼的刘世森回忆,195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,老舍带彭真来家里赏菊,刘世森看见领导来了想赶紧回避,老舍叫住他:“别走啊,这是咱们的市长,见见他也好嘛。”于是刘世森就留下一起饮茶赏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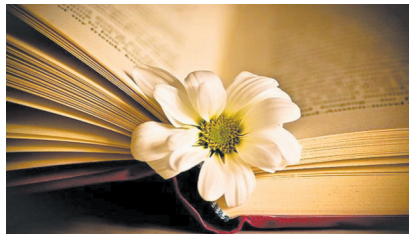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黄秋耘有段时间常去老舍家帮他起草报告,渐渐发现,小院总有些不寻常的客人。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,有的还领着小孩,一见老舍就像《茶馆》里一样,照旗人的规矩打千儿作揖,说道:“给大哥请安。”老舍赶紧扶起,请进屋里倒茶递烟,待他们临走时再塞点钱,说是给孩子买点心吃。老舍告诉黄秋耘,这些人有的给商行当过保镖,有的在天桥卖过艺,有的当过“臭脚巡”,都是他作品中的“模特儿”。“现在他们生活困难,我还有俩钱儿,‘朋友有通财之义’嘛。”说罢,哈哈大笑。

老舍家的菜、酒、茶、花,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。《龙须沟》首演成功,老舍大宴演职人员,按照老北京的规矩,在自家院里搭大棚、砌灶,请大师傅带几个小伙子背着大饭锅来,做了一百多道菜。

擅写美食的汪曾祺念念不忘:“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。”那是胡絮青在老舍的指导下千锤百炼出的招牌菜。白菜只取心儿,用开水浇,不能下锅焯,焯了就会太烂,影响口感;腌的时候码一层白菜,撒一层芥末料;用讲究的容器密封存放几天。胡絮青不知试验了多少次,才达到老舍所要求的标准。老舍很愿意让朋友们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。汪曾祺吃过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,别处没有,以后也再没吃过。在老舍家,酒是“敞开供应”的,汾酒、竹叶青、伏特加,愿意喝多少喝多少。曹禺坦白,某次他受邀去丹柿小院赏菊,“几杯黄酒到了肚里,竟颓然醉倒在桌下,四座笑声朗朗,朋友们是那样欢悦”。

也有很多时候,老舍领客人到家附近下馆子。当初老舍看上丹柿小院这处房子,一个重要原因是离王府井老字号和隆福寺小吃近。东来顺、萃华楼、仿膳饭庄是老舍最常去的店。有次老舍宴请吴组缙,吴组缙颇感惊讶,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与老舍见面亲如家人。在萃华楼不用点菜,服务员看人数就能按老舍的喜好安排合适的菜单,干炸丸子、糟熘鱼片、芙蓉鸡片、乌鱼蛋汤必点。仿膳饭庄至今仍在北海公园原址,大门口挂的还是老舍题写的匾额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点滴

包菜与洋葱

□ 尤今

朋友悻悻然地说:“她当我是包菜,我把自己变成一个洋葱。”

莞尔之余,追问缘由。

朋友余怒未消,滔滔不绝:“才第一次碰面,便打问身世,问我收入、年龄、恋爱史,问我丈夫的职业、住房类型,问我家庭状况、孩子学业、休闲活动、社交活动……问问问!以为我是一棵包菜,剥了一层又一层,剥个精光还不肯罢休。今天又来,才一开口,我便化作一个洋葱,她只剥了一两层,便知难而退。”

击节赞赏。

众人碰上“剥菜能手”往往抱怨不止,却又无计可施。不甘被剥而层层被剥的那种感觉,让人难堪、难过、难忍、难耐。把自己化成一个洋葱,是最佳对策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最厉害的本领

□ 晨曦

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说:“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就是,以愉悦的心情老去;在工作时,有能力选择休息;在想说说话时,能选择沉默;在失望时,能重新燃起希望。”

简单总结夏目漱石的话,就是:具备生存技能、可以理性地控制情绪,以及对未来永远保持信心与热情。这三点叠加,便是一个人立身于世最厉害的本领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你是哪里人

□ 蒋方舟

一个朋友到了新公司,与同事聚餐。在坐定之后、上菜之前的尴尬时刻,一桌人开始通过一个简单的话题来进行“破冰”:“你是哪里人?”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,这位女士却用了40分钟来介绍她身世的几次重大转折:祖辈受迫害,父辈迁徙,她生在一处,长在另一处,落脚点在于——其实她是个上海人。

按照心理学原理,当人们开始认识世界和他人时,往往趋向于选择一个脸谱化的印象,而一旦有人超越这种固化的认知,人们就会惊讶地说:“完全看不出来耶!”那位女士也同样意识到这种偏见,她认为湖南蛮横,陕西太土,上海更符合她精致、高素质的精神气质,所以会这样介绍自己。

说到底,这是身份的焦虑。我不断地在他人作自我介绍时,听到类似的表述:“我爷爷是个大资本家。”“我太爷爷是正宗正黄旗的。”“我祖上出过状元。”这些明明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荣耀,都成了为自己的身份添砖加瓦的道具。

是不是客观介绍甚至贬低自己的出生地或者家世背景的人,就毫无身份焦虑的纷扰?也不是这样。比如介绍自己的老家时,我总说:“那是湖北的一个二线城市。”而介绍自己的家庭背景时,我也总爱强调自己如果不写作,就会像周围一起长大的同学一样,成为在火车上扫地、查车票的乘务员。我反思了一下,这似乎是一种

逆向的“炫耀”,如同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,以及领奖时总是穿着母亲做的棉袄和布鞋的公众人物。强调自己出身的平凡甚至贫瘠,是为了强调白手起家

的不易,以及才华和能力的突出。阿兰·德波顿在《身份的焦虑》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:“现今,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,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。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。”

丰富的资讯让我们对富人的生活无比了解,不像过去只能猜测皇帝是喝粥还是吃饼。富人在河流的对岸鼓吹:一定可以实现梦想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河岸却被拉得越来越远。这种一步之遥的触不可及,让我们变得焦灼不堪。当曾在一起吃烤串喝酒的朋友,忽然有一天,通过创业、炒股、参加选秀等,一跃进入更高级的身份阶层时,那种焦虑就会更加突出。

我是谁?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山东人、程序员、二次元宅、爱国者、爆红视频当事人、段子手。每个身份如同多棱镜的一面,在不同的光线下折射出不同的光。人们不断为自己制造新的身份,企图在新的身份下获得关注、认同、尊重。

要么接近想象中的自己,要么降低对自己的想象,才能有一天平静地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:你是哪里人?

——摘自《视野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